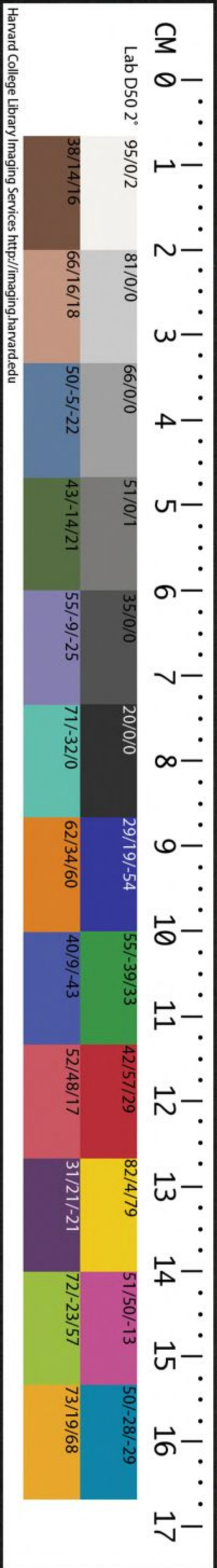


T2720  
~~#9115~~/1142



身山堂叢書卷八十五

具郭王世身元美林

詔令雜考一

自

高帝以後書檄之類不登詔令及不可以入史傳者  
錄以備考

高帝平偽周授

高皇帝旨一吳王令旨總兵官在中書省咨教奉

令旨予開伐罪殺戎土者之師才之往古世代格賦

軒轅氏之

弁山堂別集卷八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藏印

詔令雜考一

自

高帝以後書檄之類不登詔令及不可以入史傳者  
錄以備考

高帝平偽周榜

高皇聖旨 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

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

軒轅氏誅蚩尤殷湯伐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

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生居深  
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  
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  
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  
天下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  
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蟠  
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克謀遂逞焚蕩城殺戮士  
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  
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  
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倣元世為名或

托香車為號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  
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以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  
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  
東陳氏稱號據土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  
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襯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  
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  
入版圖雖化理未洽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  
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凶徒負  
固于海島其罪一也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

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撓二也厥後掩  
襲浙西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  
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兵直搗其近  
郊首尾畏縮四也又詐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浙江  
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迭  
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  
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  
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  
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  
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

軍從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備有條章凡遺  
逸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有爾張氏臣  
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  
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  
有田產房舍仍前為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  
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  
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  
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  
浴爾臣庶毋自或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  
合就備出榜文曉諭教依 令旨事意施行右文榜

須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太守荆營許士傑齎到

論中原檄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大曆以弟醜兄至於弟

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王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

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陝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

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求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與擴廓帖木兒書一

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綺即遣汪河同往

爲生者賀沒者弔安知去而不回復遣人去皆被拘  
留且閣下昔與李羅構釁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  
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  
地又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於元也閣下  
外假元名內懷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較  
但以閣下內艱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  
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于中原則  
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  
深入淮城殺掠人民殆非所宜况有自中原來者備  
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欲專併閣下此甚可慮之

秋安可坐使西北數推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趨遠  
利極力支吾非遠計也予嘗博詢廣采閩中將軍欲  
爲亂恐不利於閣下故再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聞  
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  
察焉

其二

曩自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  
意當此之時李羅提精兵住雲州與京師密迓其勢  
必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競若歸使者必  
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



士平世則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考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卹隣國以保宗社至于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相誤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心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示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常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一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二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

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於此留心方且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開新釁也兵勢既分米免力弱是以李羅雖死亡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保拒戰於樂安王仁遜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托若加之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閣下拘留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

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為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臯待楚使以草具待亞父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意豈得成哉儻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我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從可守後患從可緩為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徑唐鄧之郊北趨許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

向光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保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諸子同謀之毋徒獨斷以遺後悔

其三

自古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而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

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  
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閣下能行  
令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  
往為死者弔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  
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得釋者政以此時孛羅跋扈  
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  
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孛羅自為之後汪  
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  
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  
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

社稷為重主靈為念者胡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  
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叔圉晉使智武子來聘襄公  
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  
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  
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  
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之  
地東連齊岱西拒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  
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漳關李思齊抗  
衡於秦隴俞保之兵蓄變於肘腋三信之衆生釁於  
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

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教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山東兵連秦塞幽并混撓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求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迄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何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行衛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閣下執此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

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日積強敵益增仇讎不鮮閣下雖深謀如秦操詭計如榮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况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 與李思齊

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

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  
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  
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  
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  
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  
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  
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  
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戎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據其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足可以自損使兵威  
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

樂居其心回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  
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  
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  
賓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使平章楊璟與明昇

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  
抗德不足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  
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徃徃取敗今足下以  
幼冲之資籍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咨至  
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

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君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息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環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汲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河江積糧過丘山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茆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强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

害將至恬不自知環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  
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  
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妻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  
未曉語及者毋獨不痛心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  
之途在足下審之

與元幼主

朕本布衣昔在田里享承平之樂忽妖賊倡亂海內  
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  
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並起  
此天意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群雄擾攘不能自寧由

是為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衆待天下之清奈  
何君不能控禦將帥各懷不軌外稱元臣內實自謀  
未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群雄割據荼毒  
生民余心不忍乃親帥諸將西平湖南漢沔南取交  
廣東定吳越八閩江西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  
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為國謀分據秦晉  
互相讎殺生民塗炭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  
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  
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乃上  
策也未幾邊將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回思前日宗

社稷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群盜今以孤兵自隨  
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  
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  
全二千城之庶握群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  
咸附勇士無所施其勇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  
與我為敵乎君若不思保疆土以延宗社而欲吐餘  
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  
三十萬聯二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即君邊道亦出  
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草清漢兵出塞之時也霜雪冬  
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為哉朕以誠

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改圖易慮安分順天  
有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大理戰書附

大理守段信直世頓首拜書上總兵官定遠穎川二  
侯麾下伏聞用兵取天下古今常事然不濟之以寬  
仁則未有得而久長者也 欽惟聖朝受 天明命  
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不可悉數獨此雲南  
屠使匿逋梗化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  
得已者歟是以麾下奉 命統領大軍三道長驅一  
鼓併進席捲曲靖瓦解滇池武功神速曠古希有非



天之助順何以及此况乎今日之事關繫改朝換世  
順天應人邊鄙賤微敢不臣服緣走報者流言麾下  
之兵所至烈如猛火玉石不分遷其土著虜其妻子  
一二之說尚未信三四言之弗免疑以此畏縮而不  
敢即也夫雲南根係白爨故地稱為遐荒歷代所不  
能臣秦漢之際始通華夏亦不過遣使來往蜀諸葛  
孔明不留鎮兵而諸夷信服唐鮮于仲通調十二萬  
之師而竟敗績皆蒙氏以前之事史書之所載也  
方之當今彼奚足論竊念我段氏紹蒙有國抗衡趙  
宋三百十有五年會元朝翔興以小事大首先內附

特命高祖武定公仍舊管領大理部聞會以建昌威  
楚姚安鶴慶東呂騰衝等處州城并三十六酋長悉  
聽節制撫綏降順招討未庭閱十數年民心乃定然  
後創設行省列置各道衙門累代宗先沐思榮仕為  
守土計一百二十年于茲忠孝相傳一心無二間為  
紅巾陷滇兄平章信苴功仗義宣勞克復省治梁王  
反政被奸臣厦藍脫懽不花等妬譖謀害乘釁圖我  
城池兵連禍結疲耗多年信苴世與左右丞信苴寶  
為兄殺父之讎義不與共戴天適元君失位無所控  
訴嘗修表南進納款請援以為生靈之計至普定被

執術寬忍抑馴至于今彼此曲直之情衆所共知幸  
賴天聰無遠弗達曾遣叅政張普招懷諭以來領  
雲南王金寶之詔只得口傳弗獲欽承然而信上  
國必無食言之悔也茲者幸蒙麾下與吾除報復讎  
感佩不淺正喜躍間倅來持榜布諭信苴世拱闕拜  
伏外所謂民心向皆基於撫虐天道損益應於謙滿  
可不成乎且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莫若班師罷  
戍奉揚寬大儻賜繼絕舉墜庶副蒼生霖雨之望比  
備禮儀朝覲以來先遣張元亨諸麾下聽諭仍抵中  
慶大營煩為差軍遞送是荷附此卑懇干冒威嚴不

勝戰慄之至所有事宜去使悉稟書不復載伏乞照  
察不宣壬戌正月二十三日信苴世拜呈 總兵官  
征南將軍檄示大理守土段信苴世嘗謂智士審興  
廢之機達人明向背之理豪傑之士各因其時而用  
心故能勒名金石垂勳不朽若反其所宜未有不敗  
者也曩者元季之衰君昏於上臣虐於下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念生民之疾苦上下情乖教養道喪馴致  
亂興海內板蕩群雄競起疆宇瓜分大者連城建國  
僭王侯之號小者乘輅仗鉞擅生殺之權萬姓流離  
肝腦塗地之亂亦已極矣於是天厭元德命我 聖

皇經綸草昧掃蕩機槍天戈所指瓦解冰消神武惟  
揚電驅席捲寰海之內莫不來庭日月照臨罔敢懷  
二桑榆遍野謳歌盈路雖三代之盛未有過於此者  
也眷茲南徼獨為異區恃其險遠蟻聚蜂屯累常遣  
使諭以禍福而乃愈肆猖狂殺我使命納我叛臣是  
以 聖皇赫怒特命諸將奉辭討罪兵臨曲靖其雲  
南達理麻等未識 天運捧土塞津欲以三萬之衆  
來拒王師一鼓土崩遂爾擒獲因乘破竹之勢追取  
彼敗亡之餘直抵滇池元惡自經餘黨款附又烏撒  
右丞石卜等糾合東川芒部烏蒙等郡蠻夷八萬餘

衆進臨赤水扼我偏師當選精兵倍道兼行由可渡  
橋而前出其不意入其腹心彼衆聞之蒼黃而歸首  
尾受戰大戰移時兇酋授首降者縱歸田畝戰者血  
濺郊原不月之間千里寧謐其東川等路土官左丞  
勝右等鑑彼覆車之轍遂輸款附之誠籍其兵糧納  
我戍土已為申奏 榮寵有期又若越州土官龍海  
豺狼之心猩羶異類始降而終叛惑衆以誤民邀截  
道路潛害官軍再諭不伏自取滅亡惟爾大理僻在  
南鄙未嘗遣使詢於父老咸謂汝段氏繼蒙有土四  
百餘年元世祖南征段興智段福祥以全城內附又

率蠻衆從師伐宋爾祖改實繼任再續勳勞累官叅  
政子孫相承綿至於今亦可為名世之家矣故遣行  
人招汝使行之際復有一二降人言說達理麻旋拒  
天兵汝嘗遣衆來助聞敗而歸實係蠻夷難以德化  
必須蕩平吾念其中亦有聰明特達識機知命畏威  
懷德之人是以決策而遣之今者書來乃云吾兵烈  
如猛火向者曲靖烏撒之戰兩兵相接白刃相向勝  
敗存為况兵行萬里深入重地人自為戰當此之時  
湯武不能施仁雖欲不猛其可得乎至若遷其土著  
虜其妻子則未不知所遷者誰歟達理麻之敗就陣擒

獲不啻數千斯皆應殺之人吾尚不忍盡撫而釋之  
達理麻見在余不悉舉此衆之所共知也乃云諸葛  
不留鎮兵鮮于仲通敗績而返夫諸葛固亘古今豪  
傑之士然當此時吳角其南魏倚其北潛師而遠征  
恐二國聞知以襲其虛擒獲之後諸葛豈不欲留哉  
顧力有不贍耳遂留其渠帥而用之斯蓋一時之權  
宜非經世之良法也鮮于仲通者因楊釗以進出自  
屠沽謀不及遠玄宗享國已久荒淫日滋天奪其魄  
群小用事遂以斯人為帥彼豈將才哉國中特以此  
為報恩之具耳君臣知人若此安得不敗乎方今

天朝聖明在上賢人在位封疆萬里雄師億兆玄闕  
之北日本之南偏師少舉無不景附豈以此一隅為  
意耶新附州城悉署衡府廣戍兵增屯田以為萬世  
不拔之計又豈有兵久生變之弊哉固不足論也若  
夫領寶之說斯蓋梁王未敗之前吾王有憤其不臣  
殺我使者故有是命汝於此時若能發兵犄角共滅  
雲南更立功勳一心王室庶副前約今者天兵南下  
汝反率眾為彼聲援聞敗而遁不加爾兵亦已幸矣  
又敢大言以祈前詔乎果若人言蠻夷難化者信然  
矣足下援引古今鋪陳得失則厭聞矣今者之來但

知奉命有罪者誅無罪者安置若急降服當即奏聞  
區處款但遊說相玩則不如深溝為壘以俟兵至欲  
為城下之盟必不可得汝其察之毋悔毋忽

前書張元亨所有情實備在簡牘據全參政楊員外  
不即回程一節本待張元亨至就引我人出降庶免  
往來煩瀆切恐麾下譴責常遣人賫其書赴營哨報  
如區區進款白巖之故蓋以彼此說話近便兼護百  
姓布種殊無他意斯言於秦鎮撫處附托相似不達  
為蒙麾下懷疑又令滅楚者宿蘇世等來吐肺腑為  
書專州判李明賁書未知到否今有奸細人奴勝窺

測我形勢，揆問我事機，已行捉獲，不忍加刑，放去。然而大賢君子，既以取天下為事，當以至誠相待，豈可以詭偽之小計，鬼祟之微患，施諸人乎？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吁！人而無信，其何以行之哉？近日聞知麾下將我去，人執繫下獄，以兩國戰鬪，使在其間，往來自古有之，殺死一二行李，何益於事？我雲南僻在遐荒，鳥雜犷悍，最難調化，歷代所不有者，以其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語言不通，嗜欲已異，得其民不可使，故也。至漢武帝不思先王之道，窮兵于滇池，海內從

是虛耗，唐玄宗不忍邊夷小忿，逞武於蒙氏，全軍以之陷沒，構多事之禍，以貽後人，遂使川蜀交阯連年為中國患，此可以見兵威之不足恃也。洪惟今朝遵守三代之典，章革漢之故弊，絕無凌辱暴寡之心，惟有除殘救民之政，故我段氏納款，意在封王入貢，靖郊涓塵之勞，望天地涵育而已，是以不應中慶之救援，不預曲靖之迎敵，控品甸三營之地，旋羈金齒雕題之夷類，謹守信也。拱候上命，豈意麾下復生猜忌，猶豫不決，信任而不果也哉？區區願罄一得之愚，若不彼此軟血盟誓，罷威楚之戍，勤諭農民及時

布種撫恤凋瘵招懷來廷容以大度示以大信俾元  
元各遂其生共賞昇平之樂不亦美乎或有不忠不  
義之外咎發兵討之亦未為晚庶使中原冠帶之人得  
免荒野暴露之勞他鄉流落之苦弗如是惟恐瘴毒  
日重疫癘日興師老糧絕萬一失挫奚趨為天下之  
叱笑亦負段氏厥初之所望又為西南諸侯之耻辱  
矣楊員外固必能道其詳書不盡言伏希裁察幸甚  
不宣

信苴世詩

長驅虎旅勢桓桓  
汲入不毛取暴殘  
漢武故營旗影

密唐元遺壘角聲寒  
方今天下平猶易  
自古雲南守  
最難擬欲華夷歸  
一統經綸度量必  
須寬

前者專人敬詣  
轅門獲奉檄示披  
誦再三惶恐無  
地所云吾是武人  
不通經史前代得  
失則厭聞也愚  
聞先民有曰芻蕘  
之言聖人擇焉况  
乎經乃載道之  
器史乃紀事之書  
有天下者舍此其  
何擬哉且夫武  
以定亂文以守成  
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也不通之說  
必謙退耳至若民  
之休戚政之得失  
許諸人陳言其  
有可采舉而行之  
優加擢用如無可  
采不加罪責有  
國之典皆然本宜  
開言路招規諫以  
來天下之善設

若厭聞則諂諛至忠直去將何以治乎又為深溝高  
壘以伺兵至者方今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日月照臨  
罔不臣服以予邊鄙草芥輒以一撮之士恃險負固  
獨限於覆盆之下不覩於大明之光雖愚且昧必  
不為也然而城池之險出自天然不假人力焉用勞  
民苦築施私智之功圖其堅利乎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雲南已為麾下之所  
得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既得其心則中外  
一致又何親疎之辨矣愚謂留客兵而鎮有泰山之  
損無鴻毛之益仍上人而守有貢賦之利無供給之

害是以三代之所不有者知此道也漢唐之所以勞  
兵者逆此道也觀聖詔有曰爾雲南自漢通中國唐  
宋以來封王入貢爾段氏果能順上招下克平之効  
則治愚昧之罪未知賢意若何伏惟麾下速耀皇  
威所至皆輒擒而復縱功不下於孔明勇而有謀才  
堪敵於方叔滌山川之舊污申節義之餘冤歷代以  
來未之有也矧閩外之事將軍則制之何所猶豫而  
疑哉誠如愚向所陳皆吐肺腹請以况予與汝既無  
殺父之讎又無財債之怨無故交鋒接刃相害性命  
真乃不祥汝之取中慶者辭曰除暴濟弱固其宜也



汝來戍鎮威楚彼處之民有何辜也今以汝等耗民之食是絕其命取民之財是剗其心虜民之妻是亂人倫遷民之土是拔其根則予之應其勢有不得已者爰念汝等俱係腹裏冠帶之人於千萬之數中豈無百十達士得此雲南於汝何益不得於汝何損驅虎豹之銳旅搏魚蝦之醜類是何心哉故拳拳寄書招諭之以禍福據西南稱為不毛之地易動難安即日春氣尚暄烟瘴漸重污穢鬱蒸染成癘疫拒汝不假礪兵殺汝不須血刃四五月雨水淋漓江河泛漲道路阻絕往復不通則知汝等疲困尤極糧絕氣散

十散亡八九十患倒六七形如鬼魅色如黑毛髮脫落骨脊露出死者相籍生者相視欲活不能悽愴涕泣殆及諸夷乘隙四向蜂起弩人發毒箭弓人激勁矢弱則邀截汝行強則圍擊汝營逆則知之汝進退果狼狽矣莫若趁此天晴地乾早尋活路全骸逃歸鄉里但得父母妻子一日完聚之樂可瞑目而無憾也雖以軍律論豈有盡誅之理哉寧作中原死鬼莫作邊地遊魂汝宜圖之

倭國求通表

臣聞三王立位五帝擅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

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  
民之糾首故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  
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  
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無上也城池數千  
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而起戒絕之意天發  
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至仁八方拱手今聞  
大國有興兵之策小邦有却兵之謀臣豈肯執途拱  
奉 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

下選股肱之帥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  
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大國之策設若臣勝君  
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  
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危年年進貢於丹墀歲歲  
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編

詔令考二與魏國公書

聖諭謄黃

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見為征討廬州城池事除令安慶翼元帥  
朱文輝總率畢家等寨軍馬收取舒城及調監軍  
周或節制同知程德權與同曹平章監點軍馬取  
由便道駐劄伺候總兵官到日攻取城池外令委  
中書省左相國徐達克總兵官統率平章常遇春

胡廷瑞金吾侍衛親軍正都護馮國勝雄武衛親軍指揮使傅友德等大勢軍馬直抵廬州務在搶獲渠魁克取城池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年三月 日

皇帝聖旨

吳王令旨見爲應援安陽攻取廬州城池事今委自中書省右丞廖永忠統領各衛軍馬前去總兵官中書左相國徐達處叅隨征進聽受節制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年五月 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省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率各衛軍馬直抵荆襄湖南等處點視城池撫安軍民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年八月 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率各衛大勢舟師馬步官軍前去克取淮東泰州等處城池撫安黎庶大小官軍悉聽節制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一年五月 日

吳王令旨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充總兵官統領各衛大勢軍馬進取張冠城池各衛將士悉聽節制依

奉施行者

龍鳳十一年十月 日

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日人等陸萬餘衆然而俘獲甚衆難爲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將張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係不堪任用之徒就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親筆前去教總兵知會前日廬州俞平章報說安豐軍情緊急教早發軍去應援二月十九日再差人前來家中說那厮也則是這般樣子我每每舡守沙河河口修東正陽他連日把馬哨一逢東正陽回去下在劉備城下多日無糧依舊退回安豐不知已後事勢今再差人報與你總兵官知會你每那里若是擇的馬軍時便差馬軍來擇不得時也罷

龍鳳十二年二月二十日親筆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你委付馮同知牢固封閉高郵城門無令賊人得出委付常平章固守海

安等處量撥官兵固守泰州城池你將本部精兵  
及水寨慣戰官軍并常平章摘撥軍馬親率渡江  
徑抵宜興勦捕賊徒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日

令旨說與總兵官知會二月二十一日參軍都事到  
家說稱海安坦上除孫指揮守城其餘軍馬都來  
泰州抹子上教常平章上水寨這幾說都好江淮  
省也無甚麼事前日報那邊軍馬事勢輕重不一

俞平軍取軍緊急大蓋本官自来不曾獨力主事  
所料未到是有取軍切切近日報來安豐止則添  
得竹二一支人馬欠五千人這幾日安豐無根本  
軍將欲都退不爲大害你每且休上舡來我這里  
又聽說張九四軍好幾支過江了你每且將軍那  
在泰州等他來攻海安殺他一場再做商量

龍鳳十二年二月 日

親筆謹封

前差小先鋒軍中說話取劉平章薛叅政領軍馬  
五百來家去安豐廝殺這等賊是俞平章取的緊

爲這殺便來取來如今俞平章見那里事慢却又  
差人來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爲甚不  
肯給親完聚發來這箇比殺人那箇重當城破之  
日將頭目軍人一槩殺了倒無可論擄了妻子發  
將精漢來我這裏陪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殺  
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  
副使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  
當擄了婦女的割將首級來總兵官的罪過回來  
時與他說話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三月

日

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  
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會殺一名今軍到淮安若係  
便降係是泗州頭目青旛黃於招誘之力不是你  
的功勞如是三月巳裏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  
故自說將來者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三月

日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將領官軍三萬名乘船  
并軍馬二千名前去克取安豐城池其餘官軍留  
於淮安鎮遏仰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四月

日

今再差尅期賁批前去教左相國與同委官朱文正  
會議須要留下精細能幹邊上頭目鎮遏淮安編  
排隊伍務要防姦此城係新降軍馬理宜乘大軍  
兵威在彼事斷其初若不如是正軍起去多留鎮  
淮安少恐編排隊伍有不得頭目做的怨怒一生  
不可不防就編伍之時有明白徼強不伏及深藏  
機密暗地抱怨似這等人休與軍管休留在淮安  
就稱兵威在彼徐徐起發前來務要力行其安豐  
攻取竹寇不可遲緩急宜速去到彼必擒此徒如  
經過濠州虛實動靜降與不降畧看便過仍留韓

平章攻取

龍鳳十二年四月 日

親筆直至安豐總兵官軍前知道即日徐州叅政陸  
聚差人賁到公文說稱王保保遣水陸賊黨欲犯  
地方告兵策應爲此教尅期來說與你知道軍前  
將安豐賊寇已行困住量必有可獲其大軍內摘  
撥方便船隻能幹軍士頭目前去徐州殺獲賊徒  
救護城池就觀王保保軍勢若何批至速差軍艇  
前去毋得遲慢

龍鳳十二年四月 日



三次據江陰報賊依然在范蔡港扎不敢上流此計專在掣兵餘無攻城大戰之計軍中止教廖右丞回水寨大軍不必動江陰頭目每也這般說將來鎮江那軍也教回來他在江上如此怠慢一月之後我必尅泰州泰州克江北解然此你每軍中好生用心關防今就教江陰來使往軍前見總兵官你再省會他來使教回江陰

親筆

吳王令旨命右相國徐達做總兵大將軍平章常遇春做副將軍統領大勢馬步舟師征取浙西蘇州等處城池招撫軍民仰大小官將悉聽節制依奉

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八月

日

教總兵官徐達常平章知會姜偃黃橋但係民軍往來路延處所彼處之民不許屯集於這幾處果係復業人戶許令散居元宅一旦有謀時寇如何便聚集起此我之利也店市之民不可屯於要道理會移於水蕩中間沙洲處所拘其船隻使民智勇不能施亦我之利也平定通州別行處治若使遷發為軍恐通州下面左右之民間此一聲速去之心甚重彼各持刃與我相拒未可也軍中再思

十一月初三日內使來報捷音已見來降頭目姓名一名名分曉今差內使李順賁批前去軍前教總兵官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知會黃舡到日可差精細官人及伴當人等管伴押解頭目王呂朱梁及一應大頭目星夜赴宜興上岸鎖項前來其餘小軍節次如法押送赴京我自作區處其賊人首目毋得久留軍中恐防有詐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日

吳王令旨教總兵官徐相國你委付馮同知牢固封閉高郵城門毋令賊人得出委付常平章固守海

安等處量撥官兵固守泰州城池你將本部精兵及水寨慣戰官軍并常平章摘撥軍馬親率渡江徑抵宜興勦捕賊徒依奉施行者

龍鳳十二年十一月 日

劉都事來說土軍王僊被豁鼻馬殺了他王信王仁見圍了豁鼻馬你每可間道差人去與王家通親筆差人前去泰州軍前教同知於今月遲一會

吳元年正月 日

親筆前去軍中教總兵官左相國知近體知淮安頭目陳驢子并元帥三十名又有蘇州城內走出來

降的馬軍院判元帥萬戶五名及李司徒下貴赤  
一十名此等之人見日夕蘇州不下密地打話甚  
有奸意就你根前小人兒知道不敢對你說今發  
親批至日火速差人牢固伴解前來庶免憂慮批  
至毋分星夜

吳元年正月

日

親筆教總兵官大將軍副將軍知正月二十六日剋  
期翟狗兒到京方知平章十九日自杭州回至軍  
中更見杭州事體皆定有人從杭州來說平章省  
會來降人衆甚是磊落不詐正合我之本情今爾

兩員大將一員杭州去一員率衆攻蘇州爾兩員  
所辦之事皆使我無憂我喜我喜今就差人前去  
你兩箇處說知蘇州既圍定了可將虎賁士一衛  
盡數發來

吳元年正月親筆

總兵官處問瘦朱兄弟及江上殺死我軍逃去的沈  
十見在何處營內留下馬的官軍每姓名開來教  
我知道等那厮來時好合那厮說話軍中切討尋  
蔣英劉振牛鎮撫熊天瑞及各年叛將的軍人都  
教拏來

吳王書諭大將軍副將軍及諸將等二月二十一日  
剋期來齎至所稟事務件件詳細一一皆聽命令  
而後行此古賢臣之當爲今合其道然而吾觀於  
內事務多有軍中可以不稟便行者數事今後軍  
中合用之物急則從急緩則從緩庶幾便當吾與  
諸人同起於淮地十有六年今事業已成諸將臣  
我之心愈見切切社稷之隆邦家之固真可見矣  
昔鄧禹見光武諫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  
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崛起志在財幣子女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

非良臣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此更始  
之不才諸將狂愚終無漢光武鄧禹君臣之所得  
往者湖廣陳友諒姑蘇張士誠兵非不多將非不  
廣錢糧非不足柰二生皆效更始之所爲諸將亦  
效更始之部屬以致今日爲爾諸將所得近聞軍  
中有民人生理鄉外無擾諸將歡和爾等焉得不  
與鄧禹同名於天下乎

吳元年二月 日

竹家迤北將來的軍一箇也休放在那安豐在家軍  
十分爲數將五分开滑的便將來善的放在那里

大軍自下山東所過去處得到迤北省院官員甚多  
吾見二將軍留此等於軍中甚是憂慮恐大軍下  
營及行兵此等雜於軍隊中忽白日遇敵不便夜  
間遇偷寨者亦不便况各各皆係省院大衙門難  
以姑假稱之

親筆至日但有權柄之官員無分星夜發來布列於  
南方觀望城池使伏其心然後用之決無患已如  
濟寧陳平章盧平章等家小東平馬德家小盡數  
發來至京之後安下穩當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  
舊官去處言信人心可動

親筆前去軍中教總兵官大將軍左相國副將軍常  
遇春今爲太倉守禦人員事教你每知道即日選  
到舊日隨軍渡江頭目朱禹係黑張副使跟前的  
今於宣武衛充千戶文書到日教充太倉衛指揮  
副使就做太倉衛總兵官新降的那普萬戶教充  
僉事封印一同守禦見守太倉千戶劉衝提回軍  
前聽調

吳元年四月 日

令旨教徐相國可將水陸軍馬二萬人前去取攻興  
化高郵淮安此數城賊兵高郵軍民不滿五千淮

安僅有六千人興化不過是衆百姓自守水陸軍  
揚州取四千五百直擣高郵南門西門泰州軍前  
將起一萬五千人共轄二萬人常平章屯海安別  
令能幹頭目領三千人守海安城平章軍馬屯於  
海安城四外不時出沒巡哨通州塩場等處是必  
小心張寇見我軍馬去攻淮安深入淮地離大軍  
甚遠必來與常平章廝殺不然使大舡於鎮江上  
下攻畧地面所料不過如此你每有的高見識尋  
思說將來這帖子須要拏去教常平章也見徐打  
高郵淮安興化軍馬外其餘不問軍馬都教常平

章領在海安征守那里地面

再贅我的見識則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  
當處隨着你每意見行着休執著我的言語恐怕  
有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 十八日

差人去軍前徐相國常平章跟前取莊元帥青旗李  
蔣郎中王指揮李司徒處新發遣看沂州軍馬除  
土人外實有多少正軍如正軍數目較多時務要  
俵在益都濟南濟寧徐州邳州俵了之後老小完  
聚畢日却將馬步精銳軍挑揀隨軍征進大頭目  
老小逐時隨機都發來淮安

吳王聖旨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做總兵征虜  
大將軍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做總  
兵征虜副將軍統領大勢馬步舟師前去征取中  
原等處城池招來軍將安撫人民大小將士悉聽  
節制依奉施行者

吳元年十月 日

教總兵官將各營內新舊見在馬匹數日報來毋得  
隱瞞就教小先鋒將手抹來回話

近有一箇摩泥及一箇面前須要一發取來 其  
王指揮教徐相國止以差使發落回來 除文書

上有名字外餘者閒人雜人教盡數發來無毋容  
留在軍中

吳元年九月初三日

如得王信沂州若是善降了得其京城本部軍令兩  
衛權行守禦沂州將王信父子老小盡數起來淮  
安軟拘王信不可離了左右如得了益都濟南濟  
寧三郡每都除益都令一衛軍馬守禦王信本部  
軍就留五千共一萬人其濟南濟寧亦同這箇緣  
故務要將王信軍馬指以守城爲由分散各處王  
信軍既在各處聽調密令各處守禦指揮索取各

處軍人老小完聚亦令守禦沂州指揮隨時  
今差小先鋒前去總兵官處議撥馬軍二月十八日  
江淮省俞平章差王執印來說即日竹二將馬八  
百匹步有九千共計萬數自柳灘子渡入安豐如  
今永起拏住人問說蔣見在陳州整舡隻護送糧  
來安豐爲這般俞大舍見領舡劄在東正陽脩月  
城守了差哨舡哨沙河口絕他來的糧道安豐城  
裏見無糧食便添上這軍一發食用的無了如今  
竹二見領馬離正陽七里地劉備城劄與我船軍  
每日對陣至晚又回劉備城馬止有八百內有申

者少爲這般俞平章差人來說添得馬軍來與那  
廝殺絕住糧道安豐先下切詳俞平章所說北方  
來的人馬不過則是這些時下如此若不與戰絕  
其糧道先奪安豐恐爲後患我如今教小先鋒來  
你每軍中若擇得劉平章薛參政於內選五百好  
馬來前去聚着廬州家裏馬軍火速去殺那廝一  
陣了便來你每商量好時便發來如往要機密着  
不要人知

與徐常馮

即日王保保今秋八月十五日已將關中及潼關



失了又被張思道李思齊追過潼關兩日路程孔  
與脫烈白天保怒兵入三晉俞寶棣州大勝殺王  
保保軍馬三陣追過清河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得  
了馬多即日王保保起了百姓往北去當如今汴  
梁南陽唐鄧等處俱各不寧河南府八月內被洛  
河水發漂了三千餘家倉糧流了一半這的是迤  
北消息如今你軍前但得張家一大陣時便將任  
亮及他那軍發來我自的道理虎兒將批你看  
吳王親筆差人齎至軍前教左相國徐達知會今後  
就陣獲到寇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中

典刑近自十月二十五日二更二點都督府斷事  
牢內所禁張寇首目二十四名將牢子打死逃  
出城外至龍灣三更時分將一隻解軍需的船拏去  
隨時跟捕去龍灣發快舡跟趕必是可獲今後不  
必解來

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這厮每好友先救高郵他有徐左丞領過的人馬王  
保保再添他些他那里水路旱路都便當他馬步  
必從天塲路上來徐便後水路或是射陽湖來興  
化由瓠子角或是寶應來北里來的王保保軍馬

必是欺着我軍馬他來太師營那里曹元帥守的  
那里廝殺可先整兵在高郵候他來拏那廝通州  
有張九四外甥兒在那里這兵是疑兵必不敢便  
到海安你每可作急整理高郵

親意儒書之

沂州已下未知總兵攻取山東何處若取益都黃  
河內必撥好將將新舊黃河但係王保保人馬往  
來要路處絕斷勿使救兵往來我官軍得以自在  
攻取山東城池如不先取益都山東邊海城池爲  
我環裹於內豈不囊中之物可不取而招來此說

係是坐家之論軍前隨機應變又在自謀勿以我  
遠料之言爲必然

沂州既下王信來其部下得力頭目盡數收拾與王  
宣父子等管解來但係能幹頭目勿留於軍中勿  
聽巧說頭目解起軍人全用然是全用須要分於  
各郡隨我軍征守每軍各帶老小於所守城內住  
坐止可數調用不可滿萬

若山東城池都下止留萬軍守益都其餘衆守濟寧  
濟南其大軍進取燕冀河洛然後相機而動兵馬  
既往濟寧濟南益都其徐州可添舊軍守禦其王

信守梁城頭目其名克誠者得之可行枷鮮來陸  
叅政知此意只教陸叅政尋此人

吳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差梅右丞弟去軍前

皇帝聖旨說與徐丞相如下了慶陽時教馮都督掌  
總兵官印信總領大小將士軍馬屯駐慶陽節制  
各處城池合用軍儲從長規措置如少時問百姓  
每借助些供用其鞏昌臨洮蘭州等處見守的官  
人每都不動如軍馬少處添撥將去務要安妥再  
看蒲州四外寧靜不用軍馬守禦時教康同知將  
見領軍馬分二停親自領去山西省守禦提調太

原平陽城池留一停添守陝西其各處城池都要  
擺布守禦停當然後徐丞相同湯大夫將領一千  
馬軍回來商議定功行賞那守鎮邊城的官人每  
先將照會去與他誥命送在各官家裏我與大將  
軍安葬鄂國公常平章了時隨後一同親往軍前  
定奪守邊今教李平章吳僉都督去軍前與總兵  
官定議各項事務了畢吳僉都督就在慶陽馮都  
督處駐守教李平章去陝西省與耿僉都督一同  
守禦宜令准此

洪武二年七月

日

皇帝聖旨教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做征虜大將軍浙  
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做左副將軍右都督馮勝做  
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做左副副將軍御史大  
夫湯和做右副副將軍總率大軍征取地方大小  
將士悉聽節制宜令准此

洪武三年正月 日

皇帝制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馮勝鄧愈湯和  
朕起布衣爾等備知近爲浙江左丞胡德濟怯陣本  
將軍合爲之事又乃行枷前來此非古將之風爾  
等豈不知穰苴莊賈剋期會軍之令却從軍中解

往京師以君問彼之罪若以凡慢功之人一一解  
來天子處治人必料將軍不敢擅自殺人人皆慢  
功則將軍之威名何如嘗言曰闔外將軍令若將  
軍爲立千萬年美名凡有犯者不必送於天子須  
當以斬斫自由若胡左丞至京師緣治國與治軍  
不同念其救信州之勇守諸暨之功不忍誅之似  
此將軍難以率衆今後但有犯令者將軍當依令  
斬斫自由可依奉施行者

洪武三年四月 日

說與大將軍知道恁四箇好生議的穩當將着那軍

馬合往何處征進呵便去說那甘肅省也無甚麼  
軍馬如可守時節就撥人守了其餘那土番西蜀  
的那些地方可就將軍馬收了那里了大將都把  
大江裏下來省氣力這是我家中坐着說的未知  
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軍中便當處便行到那有  
騾馬的地面呵連羣教頭目每趕將些來臨濠我  
看就臨濠牧養別無甚麼說的緣故止是就陣得  
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箇  
也殺了止留小軍兒就將去打西蜀了後就留些  
守西蜀便了

洪武三年四月二十日辰時

得了西蜀留守官員姓名于後

唐都督

陸都督

陳都督

何文輝

王文簡

周立

耿三等

其餘留守蜀內邊城處皆能幹千戶守之聽成都  
調遣所得蜀軍就留參了舊人守鎮其西蜀頭目  
盡來赴京凡守禦千戶從大將選精銳的有見識  
人守除守四邊外城都留兵三萬

洪武三年四月三十日筆

如今北平都衛裏及承宣布政司裏快行多是彼十

人民爲之

又北平城內有箇黑和尚出入各官門下如常與各官說些笑話好生不防他又一名和尚係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應舉不中就做了和尚見在城中與各官說話

又火者一姓名崔係總兵官莊人本人隨別下潑皮高麗黑關隴間又有隱下的高麗不知數遣文書到時可將遣人都教來及那北平永平密雲薊州遵化真定等處鄉市舊有僧尼盡數起來都衛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盡數發來

一名太醫江西人前元提舉即日在各官處用事又指揮孫蒼處有兩箇回回金有讓字家奴也教發來

皇帝聖旨教魏國公徐達前去北平整理城池操練軍馬仍教濟南等衛指揮僉事盛熙等統領軍馬跟隨魏國公聽調宜令准此

一合調軍馬

濟南衛指揮僉事盛熙領本衛官軍二千戶

濟寧左衛指揮僉事房寬厲達本衛官軍五千戶

青州衛指揮僉事周興領本衛官軍四千戶

萊州衛指揮同知胡泉領本衛官軍三千戶

徐州衛指揮僉事司整李彬領本衛官軍二千戶

洪武四年正月 日

皇帝聖旨教大傅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前去山西整  
點城池操練軍馬凡有調遣迤西迤北征進從便  
施行太原朔州大同蔚州東勝軍馬及新附達達  
軍馬官員人等悉聽節制宜令准此

洪武四年七月 日

皇帝聖旨教大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做總兵  
官征虜大將軍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李文忠

做左副將軍右都督宋國公馮勝做右副將軍衛  
國公鄧愈做左副副將軍中山侯湯和做右副副  
將軍統領內外各衛軍馬於北平山西等處從便  
駐劄相機調遣仍令大小官員悉聽節制宜令准  
此

洪武六年三月初十日

說與大將軍等王保保此來恐非實意謹防虛詐鐵  
冠曾言子月有戰此人今來其前賊普賢奴乃兒  
不花魁的斤賊衆又恐烏合來擾我邊不可不防  
其王氏被疑逼而逃近塞上或有之不可全信不

可全不信廣伏精兵務討實信前者京師發去孥  
獲的當道驢可放過去盧國公孩兒亦教去爾等  
諸將出入塞上非一二千騎不可輕行曠漠中忽  
遇勁敵子細子細

洪武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皇帝手詔諭大將軍徐達兵書有云制人而不制於  
人卿等率軍塞上已有日時其中動靜衆寡王保  
保安得不知多筭勝少筭况無筭乎此兵法之確  
論近有自軍中來者言及王保保處逃軍一名盜  
彼印信前來我營觀其來意甚篤然而古之智將

有鬼神不測之機今吾爲將軍籌之爾所率者騎  
士皆前日王保保部屬力不及隨征舊主安知心  
地果然乎吾所論者但恐來人入間當以誠待亦  
以機防以備不虞勿使與人暗言恐中奸計勿誅  
降人老子云抗兵相加哀者勝今王氏力微智思  
無數不可不備當籌之萬千勿欺敵勿忘機保全  
諸軍不戰而屈人兵乃爲上智卿其勉之

洪武六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

與曹國公手書

保兒知道

李文忠  
乳名

如今甫做總兵調遣北平通州



永平會州大興等處軍馬務要恩威允當機謀中  
節毋得妄行事務前常平章在時軍中合用之物  
本官設法指取並不曾缺了凡守禦城池官員他  
亦能知誰可誰不可蓋本官調遣諸人能知詳細  
這幾年我來不曾臨軍中次等頭目多不知所行  
得量如何所以徐常二將軍在外多用至誠報我  
所以不疑動止大軍之權都教他每去施行今常  
已無了使我如失手足爾在通州住了幾時忽往  
北平去教孫華二都府官將那軍隊伍務要精細  
毋作虛名錢糧儉用庶使我不廢心力爾若不能

似前將鄂國公我那憂煩何可當也爾當體常平  
昔調兵施行

洪武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親筆

親批付男朱文忠

初蒙 賜姓爲子洪  
武三年始復姓李

六月初四日

威平見陶元帥率兵前來添力守禦城池俟秋涼  
水枯方遣還營如陶洪元帥并大小頭目軍人至  
建興翼多加撫恤毋得妄分彼我有失頭目軍心  
一誤事得知罪犯不輕更有守禦南門元帥葛俊  
多有謀勇張賊前來數遭是不失利皆能處亦與  
多加替我撫恤使頭目心安只此親批付陶將去

不及印

六月初四日批示

再行親批如軍人到速支按月糧米謹省押

親筆說與保兒老兒親筆至日無分星夜將賣行糧取直逕便路至大將軍徐丞相處作急作急

洪武二年八月日

說與保兒老兒火速將兵星夜前往軍前大將軍處一同破王保保去的遲時候了事不便兵可取孟津渡河由洛陽陝州潼關入陝西省至軍前不然特別路恐轉了作急行動

洪武二年八月十日

說與保兒老兒如今大同張都督言老蒼蒼於蓋里坡駐扎孔興脫列伯軍馬與彼聲勢相應為武朔等郡人民被害若你不曾到總兵官根前時可差人去總兵官處計票了可以往西京大同去時軍馬一到時必有大勝若已到總兵官軍前時且守西邊界首不必再動候來春再舉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上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落些兒也那里直要我都料定今後但凡近處遠處有聲息機務相應調兵便行不必拘滯

金史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五  
恐慢事機不可不怀分小心謹慎用心調用

洪武二年九月初八日

皇帝手書記駙馬李禎今年正月保兒帥師北征大獲勝利勇冠三軍威振塞外在朕歡忻於禎可賀然今既回京速遣還家省侍禎當更加多訓勿作非爲使滿朝稱善豈不偉歟臨書誠祝想宜知悉

二年十二月初八日

說與華孫知道保兒老兒做總兵官你那里在城馬軍都併過鐵鎗好漢便要不好拘了馬選好漢騎我這里發了三四百併了鐵鎗的人來却無馬你

那里併下馬來時與他騎將去廝殺掣馬但是紅羅山錦川來的好人敢併鎗的便與馬騎了支米兩石我教宋奉御來看着保兒支分酒要一一整齊若不依了時從軍津治你依了我說的明日掣了老達達時節便見你每功勞

洪武三年正月日

毋舅說與保兒知道火者狗兒將到手本上面寫着的皆是犯號令的人手本上打的也打的是殺的也殺的是若不如如此這作友不怕你在那軍中調守許多軍馬務不要偏向凡事都要中平服人

但有偏回不能服衆中平人喜

再說與你家屬三月二十五日起杭已至京師房屋  
且備了我心已安也教爾知道

洪武三年四月九日

說與曹國公李文忠吾與師肇業諸將勤勞風霜連  
年久矣朕所不忍前者胡虜犯邊遣征虜大將軍  
太傅中書右丞相徐達及右都督宋國公馮勝并  
爾等將兵邊陲多方備禦今北虜既遁跡二心之  
民畧入可無大患失然又聞忽有胡騎五十疋及  
從騎驀然來哨又不可笑無敵故遍文至軍中令

徐將爾諸人塞上過冬日夜思之徐馮諸將已勤  
甚矣爾雖亦勤難同他論今命爾將一切大小侯  
省指揮等官騎士潛養銳於山西以防虜寇教徐  
馮赴京過冬恤我開國之大勳胡虜出沒爾獨當  
之當深謀以備勿怠告

謹身

洪武六年十月十三日

殿寶

說與曹知道如今塞地草青胡馬當肥此時彼中必  
知我軍中動靜今後再有些須胡馬時可候他果

實如何得他彼中虛實料我十分得勝時方纔出軍與戰若不能知彼止知於已不可輕出得勝之後絕不可深追徐馮二將已於四月初六日至京但與議論彼中事務二將自言不容在家久住月內就行爾當訓教軍士整齊隊伍以候二人至此親筆到日可將那里守禦的步軍權時撥與馬軍看馬軍既不在那里留守呵明日戰罷了時馬自回京來步軍仍各還衛軍中一切事勢十分謹慎諸侯省官都知道

洪武七年四月初八日親筆

說與曹知道四月初十日貼也赤解赴京師隨即釋放詢問胡君及王保保所謀何如本人但言四五月必戰凡戰必在天城白登地面又說王保保若見我這裏馬軍好友退一退佯走一走等我這裏馬軍離了步軍時他却來與戰再說道王家這小的只是用拐子馬熟更說必有伏馬貼也赤親聽得的謀策不敢虛說如今我問得貼也赤這般言語彼中虛實頗得其陣勢伏兵皆知之矣今後本人若來天城白登來時我這裏務十分仔細戰勝不可深追切莫速戰當持久以待彼中動靜然後

發兵庶得穩當不可輕易謹慎謹慎

洪武七年四月初十日親筆

毋舅親筆教保兒知道如今遼東已勝了小達達那  
里時下不敢輕動即目乃刺不花與伯顏兩箇在  
恍忽灘自廝殺乃刺不花止有三千馬軍有二千  
能的其餘無用伯顏有馬軍約二千名止有五百  
精銳見都互相殺的弱了正好攻取我調湯和前  
去陝西率馬五千之上往北行今便更調爾往西  
行將馬軍好的五千就大同一千太原五百共六  
千餘名於保德州渡河南手裏教湯和引着壯手

裏爾攻乃刺不花後火速於二月十七日午時出  
西北門星夜西行與濟寧侯同去道見且留北平  
大將軍月書到來

洪武九年二月初七日親筆

說與保兒知道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月犯房第二星  
主次將憂又二月初六日本星退行犯太微垣左  
執法星主將相憂又三月初八日火星犯井主將  
軍有罪我如今將這應有天象一一寫將去爾看  
爾宜晝夜謹慎恩威毋得妄行日省自身修德以  
感天人不致事生可保富貴

洪武九年三月九日親筆

說與大將軍知道梅二舍來方知王保保真實消息  
那廝如今東去北平七百里南離大同五百里把  
做勅敵呵去我疆場甚不遠不可不備時當夏首  
塞上馬肥恐彼又來相擾况四月五月以天象言  
之秦晉燕三地分有戰未知正在何處然此則是  
大將軍處整兵謹備觀隙而動赴京一節尚未可  
輕回

老舅家書付保兒教你知道驢馬做的人當自從守  
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近來我的令旨爲

開按察司衙門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着  
船便似教化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裏官  
賣物事及至開我令旨不許軍民頭目來聽密行  
號令但有按察司裏告狀的割了舌頭全家處死  
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張家  
那下買鹽他從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張家鹽場買  
鹽江上把截的不敢當儘他往來南臺城裏倉與  
庫四處俱各有物其餘多等不仁不孝的勾當我  
心裏悶說不的許多保兒且知道這幾件你父親  
到時自有話與他說也保兒守城子休學驢馬你

想你母親你便休惱我凡事依首領官行那家好  
男子他好公主的父親以致這弟

做的

事好駙馬所言駙馬者朱文正也的令史都弄

年久損落  
不可考

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



此類皆係...  
男子也...  
馬所...  
朱文...  
令史...  
...

身山...  
...

